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当时只道是寻常

□潘珮璐

看看日历，中秋马上就要来了。说到中秋节，好像也没啥过节的气氛了。以前有中秋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现在的中秋是花灯也没了，祭月也不知道怎么祭了，就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赏月什么的不存在的，透过防盗窗，用某种奇特的角度抬头看天，总有种“铁窗泪”的即视感，还不如朋友圈刷刷别人拍的照片。

记得小时候，住的还是自家建的平房，屋前有个大院子，屋后有一口井和几棵大树，屋旁还有条小溪，风景算不上顶好，住得倒很舒服。晚上吃饭，屋里有点闷，就把圆桌搬到院子里，摆上满满一大桌子菜，再切一个刚从井中捞上来的“冰镇”西瓜，一家人团团坐。有明月当空，有清风拂面，有溪流潺潺，有芦花飘香，惬意足了。

大人喝酒谈笑的时间似乎总是很长，直到我们两只小猫咪昏昏欲睡，他们才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带着我们上楼去休息。

天气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阳台打地铺，席子一铺，蚊香一点，躺着就能数星星看月亮，还有一朵

朵形状各异的云，乘着夜风，缓缓飘进我梦里。

我说要听睡前故事，奶奶便摇着蒲扇娓娓道来：“九天之上有个神仙，名叫太上老君，每逢八月十六这一日，他会将一颗仙丹投入人间，知道消息的人啊、妖啊、精怪动物啊，统统张大嘴巴等待，谁的运气好，仙丹掉进谁的嘴里，谁就能飞升成仙。你看天空中每天有几颗流星划过，其中一颗就是仙丹……”

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我赶紧将席子搬到没有屋檐遮蔽的地方，仰面朝天，嘴巴大张，心中默念：仙丹仙丹，掉我嘴里！

嗨，我那会儿真是太好骗了，奶奶坏得很。

现在唯一比过去好的地方，就是月饼的花样更多了。以前吧，翻来覆去五仁、百果、豆沙馅，味道甜甜甜甜的，偏偏大人们还就这一口。记得我读小学的某一年，还没到中秋，我妈省吃俭用攒了一笔“巨款”，狠狠心称了几只月饼，偷偷藏在吊柜里。突然有一天，她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胖揍，起因是月饼被人吃光了，她可爱的小儿子显然身高不够，作案嫌疑人就剩下我一个。我被揍得一脸懵懵，什么月饼，根本不知道。等

老妈气呼呼地出了家门，老爸后知后觉地发问：“是在说月饼吗？我好像吃了四五个。也没几个嘛，怎么发那么大火？”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已卒，享年十岁出头。

2016年，我从网上买了据说每天只做一百份的纯手工广式月饼，豆沙咸蛋黄馅的，价格不太美丽，两百多元一罐，统共只有四小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就觉得这豆沙馅口味很是细腻纯正，带着股清新的红豆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的味道，还不过分甜。赶紧献宝一样捧给老爸。老爸尝了尝，给出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严败（一般）。”

中秋节啊，真的很寻常，除了上面这些也没其他特别的记忆了，大概是我记性不好吧。去朋友圈里搜了关键词，翻到一条2014年9月7日的记录：“老妈问：‘你今天吃月饼了没？’我嫌弃道：‘没吃，不好吃。昨天老爸还特地拿了两个月饼到我房里来给我吃，他公司发了几个月饼还热心想死，月饼这东西有啥好吃的？’老妈笑：‘他给你吃月饼是值细你，他怎么不拿月饼给我吃啦？那么值细你，你还每天吼他。’”

眼睛忽然酸涩得厉害。



今夜月明人尽望

□赵悠燕

曾经在某个论坛上看到过一篇帖子，1971年的某个乡下，中秋夜，每个知青分到队里发的半块月饼。白晃晃的月光下，一位男知青守着他心爱的月饼，等着她回来一起看月亮，过中秋。

男知青下乡好多年了，如果没有恋人陪伴，他觉得日子是黯淡无光，苦苦乏味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男知青想，他比李白好多了，即使没有酒，还有女友和月饼。他的恋人，一个城里的姑娘，不顾家里的反对，义无反顾跟着他来到偏僻穷苦的乡下当知青。

男知青眼前的月饼，散发着他多年未闻的香气，那是一枚黄灿灿、泛着油光的苏月，圆润饱满，如这一晚的月亮透着圆满和喜气。他家很穷，从来没有过节的习惯，他对月饼的概念只停留在很好吃，而且还是来自好多年前遥远的记忆。他轻轻地托起那块月饼，月饼的饼皮酥脆，薄而柔滑，凑到鼻尖嗅闻，瞬间，香气如一把爪子揪住了他的胃。

月光如水，清光溶溶，男知青坐在床边，整个人都浸在锃亮的月光里。他在月光的注视下似乎起了疑怔：月饼里是什么馅呢？掰开来不就知道了？掰开的刹那，黑色的芝麻馅

袒露在他眼前，他最喜欢的芝麻，透着诱人的香味，那种香味似乎告诉他，吃了不就知道了。他把掰开来的半个月饼吃掉了。接着，他又把恋人的半个月饼也吃掉了。

很多年后。那个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月饼的知青在论坛上寻找当年的恋人，他说他忘不了恋人回来后，那满怀希冀的眼神、饱含幸福的笑容，顷刻间灰飞烟灭，浮起的是一种浓重的绝望。当年父母的反对曾让恋人以死相逼，而中秋夜的半个月饼毁灭了两人多年的恋情，也让这个男知青懊悔终生。他想不通，为什么家境优越，吃过无数月饼的恋人会决绝而去。他不知道，其实，恋人在乎的不是月饼，而是共患难、同分享的落空。这是一个关于月饼的感伤故事。

我姐姐和姐夫谈恋爱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有一年中秋节，我姐夫送来半篮热乎乎的月饼。刚出炉的广月，模样周正，厚实，饼皮上印着深深的广式豆沙字眼。那时候我胃口特别好，一口气吃了好几个，甜而不腻的豆沙馅，入口绵软，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热的月饼。我们搬了一张小木桌，在院子里摆开，月饼，酸梅汤，青瓷壶，白瓷杯，正值青春热恋

的姐姐姐夫。月光下，树影婆娑，石墙边，秋虫鸣叫，夜色微凉，却是刚刚好。我对姐夫的好印象似乎是从那晚开始。

儿时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月亮经常念叨：月亮菩萨弯弯钩，路上碰到小奶团，你姓啥？我姓张，张，酱，酱萝卜；卜，扑，扑沙蟹；蟹，蟹，蟹脚钳；钳，钳，钳隔壁，壁，壁，壁老虎……朗朗上口的童谣，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几乎都会背诵。想起来，月光如水，树影婆娑，童年时仰望月亮的夜晚，是多么充满乐趣啊。

春去秋来，中秋复中秋。如今，一块小小的月饼已不只是一种充饥的食物，而成了一种象征。现在，很少有人会特别在意那个日子的团圆意义。

当生活的现实大于一个传统节日，所有关于月光的诗意便悄悄退场。万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传寄远书。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可还记得，年轻的我们，曾经在月光下，就着清风朗月吟诵。月亮如此美好，它照耀着那些平淡的日子和充满激情的我们。

希望月圆如镜。那时，有多少人会放下手机，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中秋夜 我做了个梦

□史明忠

秋风挟着桂花的芳香，
在暮色中吹拂着女儿的秀发，
我在露台，
捧着桂花美酒，
遥望着东方，
等待中秋的月华。

一曲水调歌头，
唱出了皎皎明月，
唱出了粼粼波光，
唱出了涛声哗哗，
哦，我的莲花洋，
你今夜又是情意绵长。

明月啊，
你是否照到了远方的宝岛，
那里有我的亲人，
那里住着我堂哥的一家，
问一问他们可都安好，
老弟我在月下想你。

一壶美酒喝光了，
再去拿一壶来，
喝吧，喝吧，
妻子又蒸了一盒鱼鲞，
今夜豪情似潮，
已经把锦绣河山统统装下。

我醉了，
梦中我变成空中的月亮，
去看看宝岛上的亲人，
看够美丽的家乡。

妻子喊，回来吧，天上太高，
女儿喊，回来吧，月宫太冷，
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喊，
于是我变成一张圆桌，
看，一家人围着我——
团团圆圆，其乐融融，幸福长长。

老师送来的月饼

□石泽丰

岁月如一条夹杂泥沙而俱下的河流，它把人生经历的诸多往事一一冲走，形成连回忆都打捞不起的“忘记”，好在总还有一些用深情坚固的片段，定格在我们感情的基座上，无论多少风刮过，多少雨洗过，它依旧那么清晰。就像二十年前的中秋节，魏老师特意为我送来一盒香甜的月饼，至今成了我年年中秋回想的美好记忆。

那是一个新学期开学不久的日子，在江南小镇一所不为人知的中专学校，念二年级的我，以想晚上多看看书为由，向教英语的魏老师借房看书。那时，魏老师的家与学校只有一江之隔。每天下午放学后，魏老师习惯于坐轮渡回家，学校分给他的一间宿舍，晚上便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巢。也许，在这之前，他已略知我比较好学，抑或是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农村，农村孩子具有的质朴和我特有的贫寒让他印象比较深刻。

总之，当我鼓起勇气开口向他借房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叫我把被子也搬过来，住在那里。自那以后，我便生活在了魏老师的房间里。

记得那年中秋来得特别早，开学不到两个星期，中秋节就到了。那时中秋节不放假，如果不是周末，学生们就照常上课。当天中午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回到魏老师的房间，正当要把书本放在桌上的时候，发现上面已放有一盒月饼，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泽丰，祝你节日快乐！落款是：魏。顿然，一股强有力的感情波冲击着我的心灵。在墙上的教师课程表上，那天没有魏老师的课，这样的情况，他可以不到校的，但是为了送给我一份节日礼物，他特意坐船过来，月饼送到后，又匆匆地赶回去了。

一位老师这样对待一个学生，是何等可尊敬！那天下午，我坐在教室里，思绪难以平静，即使是在当

夜，明月高照，躺在床上，我也久久难以入眠。我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份特殊的礼物，它深深地融合在我感情的经纬线上，让我找不到半点不去爱戴老师的理由。当天，晚自习结束后，我邀请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到魏老师的房间，让他们与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分享这份感情。记得其中两位是女同学，她们进门见到那盒包装精致的月饼后，不约而同惊喜地“哇”了一声，接着便是“啧啧”地赞叹。那香甜，至今我们同学相聚时，还在深深地回味，二十年过去了，它依旧是那么浓厚，仍然那么新鲜，粘在我们的心灵上。

如今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又迎来一个相思的中秋节，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我，再次想起了我的老师，想到魏老师送给我的那盒月饼。

在烦嚣的尘世中，我再一次踮起脚尖，回望那段走过的岁月，感悟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